

忆 往昔

□ 曾安

我生长的那个浦南小镇，就一条东西街，出镇便是农村，乡野星星点点的车棚就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去处。车棚就是安装耕牛车水设备的草棚，也叫牛车棚。车棚就六根石柱，上面有锥形的稻柴顶遮阳挡雨，视野开阔，四面八方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。由于四面通风，夏天更是避暑乘凉的好地方。当然，我们来车棚不单单是为了纳凉看景的，小孩嘛，玩是第一位的。

就一个小小的车棚，怎么个玩法？沿车轴往顶上溜，伸手到稻柴顶棚里掏小麻雀或麻雀蛋。盘车棚，也就是几个人先手推车盘拼命奔跑，待车盘飞快地旋转起来后，学铁道游击队飞身跳上车盘，风驰电掣，要多刺激有多刺激！有时候，车棚里拴着牛——黄牛、黑牛或水牛，一边悠闲自在地倒着白沫反刍，一边甩着尾巴驱赶身上的牛虻和蚊蝇，我们就去附近垄沟里拔些青草，蹲在它身边喂它、逗它，挺有意思的。如果碰上正在车水，就各人手拿一根竹条或是树枝，一边抽牛屁股吆喝，一边跟着牛跑，跑热了

想念车棚

就干脆脱去上衣跳进垄沟，置身于水槽出口底下，一边享受着水流的冲洗，一边听水车吱吱呀呀地歌唱，惬意死了！稍长，我们喜欢几个人蜷身躺在同一面车盘上，一边享受野风的抚慰，闻着庄稼、青草、牛粪的气味，一边海阔天空地嘎讪胡，渐渐地进入梦乡……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我下乡务农时，每个生产队还保留着一两个车棚。农民下地劳动，每天“吃烟”（工间小憩）或雨落大的辰光，得找个遮阳避雨的地方休息，车棚便是个理想的户荡。“双抢”时节，灌溉量大，大队电灌站供水不足时，一些偏远田块得不到灌溉，古老的水车也会临时受命，车棚里就会重新响起那古老苍劲的声音。但闻此声，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哦起一两句古诗——江边终日水车鸣，我自平生爱此声。

据史载，江南水车是三国时期孙权为了解决水稻灌溉问题发明的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。开始是二人拉动，接着是二人脚踏，以后是三人、五人、七人、九人脚踏，再后来就有了牛车。江南牛拉水车主要由车盘、

轴、地轴、拨舵、水槽及七八十节连头板子组成，木制，因为形如龙体，因此也叫龙骨车，陆游的《春晚即事》就有“龙骨车鸣水入塘，雨来犹可望丰穰”句。可别小觑这种原始简陋的农业机械，它是江南得以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大功臣，因此有人甚至说，如果说十七世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带动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，那么中国江南发明的水车，便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先声或序幕。所以，古代许多文人墨客对它也是情有独钟的，写下过无数讴歌水车的诗篇，如梅尧臣的《水车》、蔡襄的《和王学士水车》等等，不过我觉得写得最形象逼真的当推苏东坡的《无锡道中赋水车》——“翻翻联联衔尾鸦，荦荦确确蛻骨蛇。分畴翠浪走云阵，刺水绿针抽稻芽。”

由于牛拉水车的广泛应用，车棚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车棚不仅能让水车避免日晒雨淋，也是人们歇脚遮阳避雨的好去处，更是江南水乡的一种标志、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遗憾的是，时过境迁，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的车棚了，再也听不到那古老的、悦耳动听的车水声了。远去的车棚，我想你！

□ 王妙瑞

我60岁退休时，母亲已是90岁的耄耋老人。那时母亲身体健康，头上白发也少，还能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。母亲在6个子女的家轮流居住，谓之“车轮式”养老。可她却要求到福利院去，理由是不想麻烦小辈。

生活中少了照顾老人的日常忙碌，对我个人来说自由支配时间多了。我每周双休日到社区俱乐部打乒乓球，与新民晚报“红双喜杯”男单冠军等乒乓高手切磋球艺。原国手倪夏莲回国探亲之际，也来过俱乐部地下室乒乓房，我和她打过球。这样一个练球健身的好地方，如不是因为母亲大腿股骨颈骨折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

母亲大腿骨折后，因出现并发症，没有接好断腿，只能卧床生活，所以我要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照顾母亲的生活中去。市级福利院软硬件非常好，护理和饮食等方面不用担心。但护理员服侍得再好，也无法替代亲人的关心体贴，老人对这一点是特别敏感的。有一年夏天，母亲对我说天气太热，下个礼拜不要来了。我正好要住院微创手术，也就没有去看望母亲。出院后我到福利院去，邻床张老太拉我到门外说，你少来一次看娘，她流泪了呢。我责怪自己的手术日期没有安排好。从此周六作为我的“探母日”雷打不动。弟妹们按序排定，轮流看望母亲。全院有几百个老人，护理员说我们家几个子女来得最多，6年里风雨无阻。每次去看望母亲，我先为她擦一把热水脸，再按摩头部。看到母亲在我的按摩中入睡，简直比拉出一只漂亮的弧圈球还要高兴。

我和弟妹们把卧床养老的母亲，也打扮得山青水绿，脚套北京绣花鞋，身穿苏州真丝内衣裤，颈上挂串福建檀香珠。再买一辆上海产轮椅专用，天晴推她到楼下花园散心，准备好的面包屑递给她喂锦鲤。苹果、梨子切丁，橘子剥瓢，加上糖桂花做的水果羹，曾经是我们最喜欢的“妈妈味道”。如今增添了猕猴桃丁等，烧好送福利院喂母亲，变成了“好儿女”味道。

6年多来我和弟妹等用整整一个班的“兵力”配合护理，十来双手托着大腿骨折母亲登上了生命之峰，活到了百岁。那天我用轮椅推她到福利院的大雪松前拍照留念，母亲笑得像朵花，更是绿得像一棵松。这是母亲走之前留给我们的一张敬老命题考的“毕业照”吧。

父母 亲母亲

退休后的『命题考』

老 夫妻

□ 方鸿儒

结婚在1976

1976年10月2日，我与妻牵手人生，喜结良缘。尘封往事虽已近半世纪，却依然记忆在心，历历可数。

1976年初春，因工作关系我从六连学校调至妻所在的五连学校。人生就这么奇妙，一次意外调动，孰料结下一世姻缘。

那时妻在食堂，我在学校。原本同是上海人，志趣相投，开饭前的刻把钟，便是我俩交心传情的难得好时光。连队多一对知青有情人，原本不碍他人眼，却有好事者看不顺眼，于是发令让妻去团部参加三个月的民兵训练。几乎没有太多的考虑，我们便决定回沪结婚。

1976年7月23日，我便去团部政治处开出结婚证。证书上姓名、年龄与日期皆由我自己填写。此时距我俩“敲定”恋人关系也仅三个月——“闪婚”一只鼎！

或许我们命中注定还要经受一场天灾的考验。结婚后我们从连队出发，途经秦皇岛舅舅家，原打算玩上两三天。孰料遇上了“唐山大地震”。秦皇岛虽距离唐山有三百里之遥，但7.8级的地震依然让人感到恐怖震惊。我们在睡梦中惊醒，直觉床像小舢板一样摇晃。灯已开不亮了，全家人都赤着脚，摸黑从屋里逃出来。屋外，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。舅舅一家和我俩只得在塑料雨棚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

翌日清晨，便传来南下铁路已被震毁的消息。我们只得先北上沈阳，再南下大连，取道海路回上海了。到

了大连，白天我俩轮流排队购票。晚上便在候船室的长椅上和衣而卧。待买到船票后，在大连又“流浪观光”了三天三夜！在经受了八级风浪的严峻考验后，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乡上海，路上一共走了十天。

到家后，按着“老规矩”筹办着婚事：拜访亲友，购买礼品，添置行头，拍摄婚照。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四十七年前笔录的父母、弟妹和亲友们赠送的礼金、礼品清单。其中包括母亲给亲家80元置办喜酒，给妻70元购置新婚礼服。摆喜酒了。没有西装革履，婚车摄像，一双凭票购买的轧花牛皮鞋，一件当年流行的涤卡“上海衫”和一条毛涤西裤便是我新郎的全部行头了。

新婚一个月后，我们便回到了连队，回到了我们那间犹如洪荒年代的“小草屋”，从此便开始了我们喜乐分享、冷暖相知、岁月共度的两人世界，牵手至今……



扎什伦布寺

（油画）何品伟 作

闲 暇时光

□ 东方静好

再看普拉多

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，是宏伟而盛大的，其展品的丰富程度，在世界上博物馆中是数一数二的。我曾去过一次，几乎每一件展品前都聚集了五洲四海的游客。我亲眼看到了许多书上出现的艺术作品：博斯笔下梦境与现实肆意奔跑的《人间乐园》，戈雅那幅蕴含史诗级魔力的《巨人》，还有委拉兹开

斯自带神奇角度的《宫娥》……今年，这座博物馆的展品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浦东美术馆。这场名为“光辉时代：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”的展览——虽作品不多但亦有看点。

从我身边走过一位年轻的讲解员，她的身后跟着一群孩子，孩子们身后又跟着一群大人，他们正朝着展览一层的《蒙娜丽莎》而去。讲解员神采奕奕，她告诉大家这幅画经过如何创作、修复、

展出，最终辗转来到国人面前。看着孩子们安静倾听、渴求知识的模样，我不由得感到艺术与观众交流的奇妙。这次的“普拉多”离我更近。每一件作品旁都标记着详尽的中文解释，还有不少画作前设置了被放大的细节图。感到贴心之余，我想今时不同往日，越来越多的异国艺术来到中国，聚集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，艺术越来越“拥抱”中国观众，不再是遥不可及而高高挂起的事物。

艺术无法离开人，人亦无法离开艺术而活。再探“普拉多”，仍是余味长。